



易中天著

先秦诸子
百家争鸣

BAIJIAZHENGMING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易中天著

先秦諸子
百家爭鳴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秦诸子百家争鸣/易中天著.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9.1

ISBN 978-7-5321-3436-6

I .先… II.易… III.先秦哲学-研究 IV.B2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8283 号

出 品 人： 郑宗培

责 任 编 辑： 赵南荣

封 面 设 计： 王志伟

印 制 主 管： 居致琪

先秦诸子百家争鸣

易中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n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 18.25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436-6/B · 30 定价：29.00 元

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 录

卷首语	1
第一章 实话孔子	3
一 夫子何人	3
二 学而优则仕	11
三 君子固穷	18
四 头号教书匠	27
五 谁是好学生	35
六 伤心事与玩笑话	42
第二章 儒墨之争	51
一 儒与侠	51
二 孔子的药方	59
三 墨子的药方	66
四 两位侠士	73
五 三大分歧	81
六 儒墨再评价	88
第三章 儒道之争	95
一 隐士哲学家	95
二 从杨朱到老庄	103

三 无为之谜	112
四 道之谜	119
五 老庄之别	127
六 儒道再评价	134
第四章 儒法之争	143
一 血染的思想	143
二 谋士的哲学	151
三 横行霸道	159
四 两面三刀	167
五 人性是个问题	175
六 儒法再评价	183
第五章 前因后果	191
一 事出有因	191
二 以人为本	199
三 好大一个家	207
四 命运呼叫转移	215
五 士人的崛起	222
六 魅力所在	230
第六章 继往开来	239
一 灰色的船票	239
二 墨子与杨朱	247
三 老子与庄子	254
四 再说法家	262
五 爱的呼唤	270
六 正义与自强	277
重读诸子歌并注(代后记)	285

卷首语

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，许多民族都有曾经的辉煌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。因此，当他们打开国门，放眼天下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，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花缭乱，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，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根，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，有自己的精神支柱。

我们民族也不例外。春秋战国，就是我们辉煌的时代；诸子百家，就是我们智慧的结晶；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，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。

这是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，这是一些必须铭记的姓名，这是一些仍在闪光的思想，这是一些难以忘却的情怀。这也是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，儒墨争雄，儒道争锋，儒法争用，可谓纵横捭阖，机锋迭起，智慧纷呈，展现出无穷的魅力。何况这场大辩论，还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，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，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，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，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，让我们受益至今。诸子争鸣，岂能淡忘？

但，我们该说些什么，又从哪里说起呢？

也许，我们要先说到一个人。他是诸子百家第一人，也是影响最大的人。百家争鸣因他而起，由他而终。他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；是风气之先，也是众矢之的；不可超越又必须超越，难以尽说又不能不说，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。

这个人，就是孔子。

不武人情十通于圣，请求个圣人圣，韩国人。片脚空缺等本末真，如一通，曰：「而致、而致」，「而致委坤，三传圣宋」，或断绝相如言平正，而人会之圣，出格子孟子成者如是，道人以音由圣只，不旨不音，而长出大也只。

而知墨水墨墨社会半通圆，「秦始皇尊圣，生胡而己自定人圣，胡人入圣是，人圣是下毛氏，而秦始皇尊圣，奇方毛《而通》看第一，「而入秦圣」，始皇大叫千斤，中针一。

秦始皇自责入眼已，人个墨出其，始各施，文不惹入眼味非。

「而入秦圣」，始皇大叫千斤，大非。

牛，牛了起，商鞅公于主，牛，周恭，恩中主，宝主，牛具，恩本恩心至，恩

青，青学遂公而崩，（固不长算）果四十子皆未达三十子而亡，至死，商鞅公于

司，九高斯而崩，而崩明班自而，秦贵也，宋墨本主的而亡，并而向

人不千斤，而秦墨突耳，而晋于民狂，而知是林呢文，葬中而李因，来

一 夫子何人

要说孔子，得先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
孔子是什么人？拿这问题问中国人，十有八九会说是“圣人”。孔圣人嘛，谁不知道？孟子就说得更明确，孔子是“圣之时者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这话什么意思？鲁迅先生说除了翻译为“摩登圣人”，没有别的法子（鲁迅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）。但照我看，如果搁到现在，大约也可以叫“文化超男”。

当然“摩登圣人”也好，“文化超男”也罢，都不是孟子的原意。孟子的原意，是“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”。孟子说，圣人，有四种。伯夷，是“圣之清者”，也就是“圣人中最清高的”。伊尹，是“圣之任者”，也就是“圣人中最负责的”。柳下惠，是“圣之和者”，也就是“圣人中最随和的”。孔子，是“圣之时者”，也就是“圣人中最识时务的”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孔子善于处世。孟子说，孔夫子的处世之道，是“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往而往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该离开就离开，走得快快的；该呆着就呆着，呆得长长的；该隐居就隐居，决不贪图名利；该做官就做官，也不自命清高。总而言之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很知道因时制宜，所以是“圣之时者”。

孟子这话可以讨论。孔子的选择，恐怕没那么自如，很多时候是不得

已。这一点,读完本章就会明白。同样,圣人这个头衔,孔子也十有八九不会认同。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,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!只不过去世以后,管不着了,只能由着别人说。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“圣之时者”,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。

孔子不是圣人,是什么人?他老人家自己的说法,是普通人。《论语》一书中,孔子两次说到“吾犹人也”,一次在《述而》,一次在《颜渊》。就是说,我和别人差不多。或者说,我也是个人,与别人没什么两样。

那么,孔子是普通人吗?

是,至少原本是。孔子,名丘,字仲尼,尊称孔子,生于公元前551年,卒于公元前479年,活了七十三岁或者七十四岁(算法不同)。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,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贵族。而且追根溯源,还是商汤的后代。后来,孔氏家道中落,又受到权贵威胁,便迁到了鲁国,其实是移民。孔子本人,则生于鲁国,长于鲁国。就是说,他祖籍是宋,国籍是鲁。宋为商之后,鲁为周之后。孔子身上,有两种文化的交融。

移民到鲁国的孔家,已经没有了在宋国的风光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(音核),只当过“县级干部”(邑宰),而且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。所以,孔子的童年,很苦;他的一生,也不顺。不过这种苦,这种不顺,反倒成全了孔子,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。也就是说,孔子即便是圣人,那也是苦出来、逼出来的圣人。

这样说,有证据吗?有。据《论语·子罕》,有一个高官(太宰)曾惊异于孔子的学问,就去问他的一个学生:你们老师只怕是圣人吧(夫子圣者与),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才能(何其多能也)?这个学生马上就回应说,当然啦,老天爷原本就要我们先生当圣人,又让他多才多艺嘛(固天纵之将圣,又多能也)!

孔子的这个学生,就是子贡。子贡,姓端沐,名赐,子贡是他的字。端沐,也有写成“端木”的;子贡,也有写成“子赣”的。这些写法都对,不算硬伤。子贡是卫国人,生于公元前520年,比孔子小三十岁。此人的特点,是头脑灵光,能说会道。无论办外交,还是做生意,都得心应手。他和颜回、子路一样,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。子贡在《论语》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(28次),仅次于子路(42次),排第二(并列第三的,是颜回和子夏,21次)。孔子的许多名言,比如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就是对子贡

你說我說
他說易說
易說易說



日不日也



说的；孔子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，比如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，也是子贡总结出来的。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这话就没资格说。

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，也很随便，随便到孔子常常会调侃他。据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，有一次子贡问孔子：先生看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孔子说，你是个东西，是个器皿（器也）。子贡又问：是什么器皿？孔子说，瑚琏呀！瑚琏，是宗庙里的礼器，与簠簋同类，也有人说就是簠簋，总之是用来盛放米饭之类食品的，说白了就是饭桶。但用于宗庙，又很高贵，是既贵重又华美。那么，孔子说子贡是瑚琏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。钱穆先生取其贵重华美，认为这是赞许子贡为“廊庙之材”（钱穆《论语新解》，下引均见该书，不再注明）。李零先生认为是有分寸的肯定，因为“瑚琏是重器，但不是最重要的器”（李零《丧家狗》，下引均见该书，不再注明）。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有褒有贬，半开玩笑（《论语今读》，下引均见该书，不再注明），这个我比较赞同。我也认为孔子是半开玩笑。他的意思是：阿赐呀阿赐，你是一个“又贵重又华美的高级饭桶”。

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敲打子贡。孔子带学生，有个特点：因材施教。有的学生要鼓励，有的学生要敲打。子贡就经常被敲打，因为子贡太聪明。一个人，如果太聪明，就容易自作聪明，也容易耍小聪明。这很危险，当老师的不能不敲打敲打。比方说，据《论语·宪问》，子贡喜欢“方人”。方，有人说是“讥讽”，也有人说是“比较”，其实一回事，就是子贡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。比较的结果，是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，便难免讥讽。这就是卖弄聪明了。于是孔子就说：阿赐呀，你就那么优秀吗（赐也贤乎哉）？我就没那闲工夫（夫我则不暇）！的确，一个人，管好自己就行了，何必对别人说三道四，品头论足？

不过敲打归敲打，欣赏归欣赏，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贡的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孔子去世七天前，子贡去看他。孔子说：阿赐呀，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！又说：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，谁能继承我呢？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
孔子这话，就有点托以后事的意思了。事实上子贡对孔子，也是忠心耿耿，情深谊长。孔子去世后，学生们都守丧三年，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。后来，又力排众议，力挽狂澜，极力维护孔子的“光辉形象”。当时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，而且都拿子贡来说事，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

了。子贡说，这是什么话！就像盖房子，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。我们老师却是深宅大院，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，哪里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浅？别人再优秀，也只是丘陵而已；我们老师却是太阳和月亮，永远都不可超越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！实际上，孔子去世以后，尊奉孔子为圣人的“造圣运动”，就由子贡发起。太宰问他孔夫子为什么多能，他说“天纵之将圣”，并不奇怪。

然而孔子听说却不以为然。他说，太宰这些人能了解我吗（太宰知我乎）？我的童年是很苦的，很卑贱的（吾少也贱），所以会干许多脏活、累活、苦活、下贱活（故多能鄙事）。一个“君子”，能有这么多本事吗？不能吧（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）！

孔子这话不好懂。什么叫“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”？这个“多”，是“多才多艺”的多，还是“多能鄙事”的多？太宰问的，显然是前者（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）。孔子的回答，却显然是后者（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）。“多能鄙事”是不能算作“多才多艺”的。因此许多学者的解释，是认为孔子并不欣赏这个“多”。比如李泽厚先生的《论语今读》，就直接翻译为“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术吗？不需要”。

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有依据的，依据就是朱熹的注。朱熹认为，孔子虽然承认自己“多能”，却又特别说明那不过是一些下贱的技艺而已（所能者鄙事尔），不足为道，与圣不圣的也没关系（非以圣而无不通也）。据此，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：我因为少年贫贱，多少能干一些粗活。如果是真正的君子，会有这么多技术吗？不会的。

这当然也通。但这样一来，孔子的话，就不但答非所问（何其多能也），而且连多才多艺和自己是君子，也都否定了。这好像有问题。因此，我更赞成李零先生的解释：孔子认为“多能”这事，与是不是圣人没关系，与出身好坏也没关系。恰恰相反，就他个人而言，反倒正是少年时代的贫贱所造成。实际上，同在《论语·子罕》，就有孔子的一句话：“吾不试，故艺。”试，就是举用、出仕、做官。因此，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：我不被国家任用，所以才艺特多。多艺既因“不试”，多能岂非因为“贫贱”？

那么，“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”又怎么解释？原来这里说的“君子”，并非道德意义上的，而是阶级意义上的，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贵、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。这也是“君子”一词的本来意义——“君之子”或“上等人”。这些人，

饭来开口,衣来伸手,用不着亲自干活,哪会“多能”?穷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。因此,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:太宰这些人真能了解我吗?我的童年是很苦、很卑贱的,所以会干许多下贱活。那些养尊处优的上等人(君子),能有这么多本事吗?不能吧(君子多乎哉?不多也)!

孔子的话如果能做这种解释,那我对他老人家真是要肃然起敬。许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,不知道他小时候是苦孩子。事实上,为了谋生,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,看仓库,喂牲口,做会计,一步一步升上去,有机会就学习,终于自学成才,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。而且,我认为,孔子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,古为今用,很大程度上与他懂得民间疾苦,懂得世事艰难,曾经亲身实践有关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我一贯主张年轻人应该吃一些苦,甚至主张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以后,应该保留学籍,先去当一年兵,或者当一年农民。

其实,即便孔子的话不能这样理解,也很难得。因为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,否则太宰就不会那么问。然而,盛名之下的孔子,并没有接受“天纵之将圣”的哄抬和吹捧,反倒将“吾少也贱”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。也就是说,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普通人,还告诉我们他曾经是“贱人”。而且,尽管他瞧不起那些“鄙事”,却还是承认自己“多能鄙事”。这说明孔子是坦诚的,他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。就凭这一点,我们将永远敬重他老人家。

孔子不拿自己当圣人,我们也同意。至少,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。不过,要说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,怕也不通。那么,他该是什么人?

学人。

孔子作为学人,有三大特点:好学、博学、活学。他的名言,是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孔子说,他十五岁就“志于学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直到晚年,依然是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可谓活到老,学到老。他还说,像他这样忠厚诚信的人,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会有,却都“不如丘之好学也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可见孔子对“好学”的看重,还在“忠信”之上。这两个字,他只给过一个学生,那就是颜回。孔子曾两次对人说,自从颜回去世,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。这两次,一次是对鲁哀公,一次是对季康子,两次都说“有颜回者好学”,都说“今也则亡”(《论语·雍也》、《论语·先进》)。好学,太重要了!

孔子好学，学什么呢？什么都学，学无常师，多才多艺。据《论语·子张》，有一个卫国人（名叫公孙朝）曾经问子贡，说“仲尼焉学”？这话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或者说，你的老师是孔子，孔子的老师又是谁？他这样问，可能是好奇，也可能是质疑。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，人们就会关心，他是什么学校毕业，师从何方神圣，几岁开始读经典，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，等等。如果答不上来，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。所以，正如李零先生所说，老师的老师是谁，有时是大问题。

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，也没有学历和文凭，自学成才的。那么，子贡又怎么回答呢？子贡说，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（文武之道），并没有丢失（未坠于地），而是散落在民间（在人）。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，只不过“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”而已。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（莫不有文武之道焉），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（夫子焉不学）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、专门的传授呢（亦何常师之有）？

好一个子贡，回答得真是漂亮！俗话说，英雄不问出处。一个人，只要他有真学问，课上得好，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，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。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，才是“正宗”？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：“学无常师，才叫大师。”因为只有学无常师，才能兼收并蓄，自成一家，也才能成为大师。何以谓之大？有容乃大。何以谓之师？可法曰师。因此，堪称大师的人，一定是博学多才、融会贯通，而且可以学习，可以效法的。

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，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。《论语·子罕》记载了一件事：有个村民（达巷党人）评论孔子，说是“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”。孔子听说后，就对自己的学生说：那我做什么人？马车夫，还是射击手？还是做马车夫吧（吾何执？执御乎，执射乎？吾执御矣）！这段话，历来也有两种解释。郑玄、朱熹他们的解释，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，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，六艺都通，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。孔子自己谦虚，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。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、林语堂、李零等先生的解释。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，前面说过了。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，则分别见于《论语译注》和《孔子的智慧》（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，亦均见于以上两书，也不再注明）。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，所谓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，或者是叹息，或者是讥讽。叹息的意思是：孔子博学是博学，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（杨伯峻的解释）。讥讽的意思则是：孔子博

学是博学,可惜样样都通,件件稀松(林语堂的解释)。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,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。李零先生说,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。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,马车夫是到处跑。孔子选择马车夫,就是选择广博,不选择精专,也不在乎能不能当“专家”。看来,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,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。

孔子是好学的,也是博学的。更重要的是,他的学问做得很活,不是那种死学问。他认为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生活中处处有学问,跟谁学并不重要(亦何常师之有),重要的是活学活用,举一反三,卓有成效。那么,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?两条:一是悟性,二是贯通。据《论语·公冶长》,有一次孔子问子贡:阿赐呀,你和颜回比,哪个更强些?子贡说,阿赐怎么敢比阿回?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(闻一以知十),阿赐顶多才想到二(闻一以知二)。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,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,都是称名不称字(子贡名赐,颜回名回,字子渊)。子贡回答孔子的话,说到自己,说到颜回,也都称名。这就是“礼”。依礼,与长者、尊者说话,无论提到自己,还是同辈,都是只能称名的。所以孔子的问话,是“女(汝)与回也孰愈”;子贡的回答,则是“赐也何敢望回”。于是孔子说,是比不上(弗如也)。他还说:“吾与汝,弗如也!”这话什么意思?一种解释是:我赞成你的说法,你是比不上他。另一种解释是:我和你,都比不上。两种解释,都通。

孔子对颜回的评价,为什么这么高呢?就因为颜回有悟性。孔子做学问,最反对四种毛病,叫意、必、固、我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意,就是凭空想象;必,就是绝对肯定;固,就是固执拘泥;我,就是自以为是。这四种毛病,孔子都没有,今人都不少。原因之一,就是没悟性,一根筋,认死理,画地为牢,还死不开窍。

当然,光有悟性不够,还得贯通。据《论语·卫灵公》,有一次,孔子还是问子贡:阿赐呀,你认为我这个人,就是书读得多,又都记得住吗(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)?子贡惊异地问:是啊!难道不是吗(然,非与)?孔子说,当然不是(非也)!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(予一以贯之)。我认为,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不要以为知识多、记性好,就一定是大学问家,还要看他有没有“一以贯之”的东西。这个东西,可以是基本观点(看法),也可以是基本方法(逻辑)。但如果沒有,则所谓学问云云,不过一地鸡毛。可惜,中国的学术界,多的就是鸡零狗碎,少的就是一以贯之。就连民间一

些人，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。三皇五帝，子曰诗云，甲乙丙丁，开中药铺。这样的人，能算知识分子吗？我看只能算字纸篓，或者王朔说的“知道分子”。

孔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。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，多能鄙事；又学无常师，自学成才。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。用在哪里？官场，社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的学问，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。政治的要用于官场，伦理的要用于社会。没有用，也等于白搭。

那么，他用上了吗？

二 学而优则仕

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，只有一条路：做官。

孔子想做官吗？想。有多想？跃跃欲试，蠢蠢欲动，急不可待。据《论语·子罕》，有一次，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——子贡，忽然问他的老师：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（有美玉于斯），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（韫椟而藏诸），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（求善贾而沽诸）？前面说过，子贡这人，很会做生意，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。孔子周游列国，据说就是他赞助的（当然只是据说）。现在时兴讲儒商，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。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，还有官衔，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。在商言商，所以子贡会有这话。

不过，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，往往不能就事论事，只做字面理解。比如据《论语·学而》，有一次，还是子贡，问他老师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谄，就是低三下四，讨好巴结；骄，就是趾高气扬，盛气凌人。所谓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”，就是说，穷不傍大款，阔不要大牌，怎么样？孔子说，可以。但不如贫穷却快乐，富有也好礼（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）。子贡又问：《诗经》上说，要像对待象牙一样，仔仔细细地切磋（如切如磋）；要像对待玉石一样，仔仔细细地琢磨（如琢如磨）。是这个意思吧（其斯之谓与）？孔子一听，十分高兴地说，阿赐呀阿赐，我可以和你谈诗了（始可与言诗已矣）！告诉你前面的，就知道后面的（告诸往而知来者）。

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，这都是哪跟哪呀？原来，孔子的说法，确实比

子贡的境界高。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，只是避免了“不应该”；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却是提出了“该怎么样”。前者是对别人，后者是对自己。前者易，后者难；前者要求低，后者要求高。因此是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即精益求精。从前者到后者，是精益求精；从子贡到孔子，也是精益求精。子贡浮想联翩，举一反三，悟出了这个道理，所以孔子夸他。

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，不能就事论事，则子贡前面说的话，也就不是要做买卖，而是在打比方。子贡的问题很清楚：一个人才，一个士（美玉），是应该隐居呢（韫椟而藏诸），还是应该从政（求善贾而沽诸）？这个意思，孔子当然懂，便飞快地说：卖了吧，卖了吧（沽之哉，沽之哉）！我这正等着卖呢（我待贾者也）！

这里的问题是“贾”。贾，音古，商人的意思；也通价，价钱的意思。如果是后者，则孔子的“待贾”，就要读作“待价”，也就是在等好价钱。事实上“待价而沽”这个成语，就从这里来。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，所谓“待贾”，是在等好买主，即子贡说的“善贾”，也就是识货的人。当然，“善贾”也可以读如“善价”，即理解为好价钱。不过，宝刀赠烈士，货卖与识家。对于孔子来说，“识货”恐怕还是比“价高”重要。这当然也可以讨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“沽之哉”，他急于从政的心情，已是跃然纸上。孔子既然都在“待贾”，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“待贾”，也不丢人。说他们“待贾”，也无贬意。认为“待价而沽”不清高，庸俗，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，虚伪得很。

孔子的急于从政，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。这个学生就是子路。子路就是仲由，子路是他的字，也叫季路（季是排行）。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，卒于公元前480年，比孔子小九岁。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，不但年龄大，而且辈分高。据李零先生考证，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，子路就跟了孔子，是“黄埔一期”。他在《论语》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，其次是子贡，再次是颜回和子夏。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。颜回是“学习标兵”，子夏是“文化传人”，子贡是“造圣运动”的领袖，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。颜回和子贡是“黄埔二期”（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），子夏是“黄埔三期”（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）。子路，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。

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，挨骂也最多。孔子对他，不仅是骂，而且常常是痛骂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，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。他这个人，用北京